



# 簌簌春光细

| 王邦尧

谷雨前日，我与父亲、叔叔闲坐老家埕前饮茶，瞥见檐下墙缝里，几株细弱的紫花地丁正擎出妍紫色的花朵，花朵上犹危危坠着一颗雨珠。这一场为助百谷生长的喜雨，亦不偏不倚地滋养墙角的一棵小草。话锋随之流转，落到了闽南谷雨的习俗里。父亲说，以前天寒得晚，清明才堪育秧，谷雨就要种瓜种豆，把四季豆、豇豆、黑豆等种子撒入湿润的土里，没几日便能发芽。大幅山林间的鹧鸪“咕咕咕咕”，叫声圆润如滚动的豆珠。叔叔抿了口茶接话：“清明断雪，谷雨断霜。”从前的日子谷雨还寒，民谚说“清明谷雨，寒死虎母”。又说“此时柯花开，寒死老乌龟”。漫山柯花(木荷)开得莹白，倒像山间下了雪。

我品着叔叔去年自摘自做的深山野茶，倒想起儿时唯一一次在故乡摘茶的旧事。彼时不知道节气，如今想来应也在谷雨前后。因为旧时家家种茶，皆有做谷雨茶的习俗。山间春暖得晚，清明茶尖初长，谷雨嫩芽刚好。茶采来后白昼晾晒去青，晚间爷爷支起铁锅在前厅焙炒，赤手空拳地以手当铲，结满老茧的双手生生练就了铁砂掌。儿时在故乡的时日少，但幸得桩桩件件都印象深刻，吉光片羽构成故乡的温暖图卷。

幸好我们有这样美好又细致的节气

日历，让光阴每隔十五日便有美丽的名字，也让我的时光有所标志与依附。我喜欢这些时间的名字：惊蛰、小满、霜降、大雪……每一个名词的流转都是光阴流动的具象，时间被更好地看见。就像父亲与叔叔回忆旧日时光，会说惊蛰要开始翻田，赶牛扶犁到手脚发酸；谷雨若没雨，水稻抽花时便要起早贪黑地去田间劈田引水，因为怕别人抢水，常常夜宿田间……旧时农耕的记忆，紧紧关联着节气。历书上说“立春东风解冻，春分雷乃发声，白露鸿雁来宾，小雪虹藏不见”，节气即是法度，我们便只需遵循着它，顺应着它，日子，便有可以按部就班的安稳。安稳便是幸福。

脱离农耕的现代人很少去留意时光不同的流转。然而，我依然习惯按照节气过着日子。惊蛰雷动前采食艾草做艾蛋酒，滋味会多几分鲜嫩与悠远；立夏时品尝三新，新麦粉做的麦粿，甘美得像林间初夏的凉风；秋分要追逐桂花的花期，从一个乡村到另一个乡村；小寒，在凛冽冬阳下，用刀劈开霜打的红橘，晾晒新的陈皮。我会沿着时光的河流之岸，捡拾节气的馈赠，观察物候的变化，像在履行一个沿袭了千年的关于时光与自然的约定。

趁着谷雨难得的晴日，我踱过后山松径。我要抓住春天的尾巴，与春天好



好告别。我要沿着那布谷低迷叫着的山路，采摘一路的篷蘘与覆盆子，如捡拾春天遗落的音符。春天最后的滋味是酸甘与甜鲜。我要目送满山洁白的金樱子铺排起春天最后的浩荡而后悄然退场，在它初长成的罍形果盏里斟一点春天的风日，与春天碰一次杯；我还要夜间枕着噪鹃的叫声入眠，听它唧唧啾啾的叫声撑开一整座春山的空寂；若有雨，青蛙会从隐匿的地方跳出，在潮润的夜里，为稻禾的生长助阵欢歌。我还要在一个闲闲的午后，坐在阳台的斜晖里，看春风吹开

春天的最后一番花信，欣赏楼下的棟树“紫丝晕粉缀鲜花，绿罗布叶攒飞霞”。我要在“棟花飘砌，簌簌清香细”的宋人诗意里感受澄暖的春风如何一点一点地染上初夏的熏温。

春要尽了，总是难舍，依旧不甘。古人辞春，要置办酒食，送春到郊外，谓之饯春。又有在谷雨末日，为迎夏把店头的青幡换成彩幡。我也要翻出我斑斓的裙衫，酌一杯春日制作的米醪，遥遥敬这流转千年的谷雨时光，静候夏日的万物狂放。

## 向水借凉

| 郭华悦

天热之时，万物皆可借来凉气。向水借凉，是其一。水声潺潺，沟渠纵横。旧时的热天，水面上时不时哗啦一声，一个小小的、尖尖的脑袋拨开水，浮出水面。深深吸一口气，再一个纵身，又沉入水中。伴随着这一浮一沉的，还有阵阵嬉笑声。

孩童戏水，是向水借凉。水上荡舟，也有异曲同工之妙。黄昏时分，一曲流水向东流。几叶小舟，在昏黄的灯火中，一摇一曳，如水面上生出的叶子，随着晚风浮荡。旧时的水上船家，那是多少人的美妙记忆？枕水而居，轻摇蒲扇，再炎热的空气，都在这诗情画意中，荡然无存。

水边的乡村，可枕水而居，也可傍水而眠。宋代的秦观说：“画桥南畔倚胡床。”柳荫下，绿水旁，一席凉床傍水眠。潺潺流水，可做催眠曲；遥遥明月，美轮美奂；荷花暗香，缥缈缈缈。那是热天里，最美的梦境，连热气也得退居其次。

自然之水，可生凉意；茶水，也是如此。浓荫之下，一盞茶，两知己，娓娓闲话。茶入口，汗上额头，暑气也随之而去。心头自在，凉意则生。茶水里的热天，热气不生，身心自凉。

如今的热天，凉则凉矣，却少了水的相伴。天一热，空调就派上了用场。不必再为热天所苦，但心间却更为烦躁。在空调房里，身体凉快的同时，却让人更加怀念起，有水相伴的热天。

从前更热，但向水借凉，把身心放在大自然中，心静则凉意生。如今不热，但一颗心在空调之下，乏善可陈，夏日也变得枯燥起来。

向水借凉，是度热的方式，也是生活的态度。空调房中的热天，少了诗情画意，欲凉则不达。而有水之凉，时光悠悠，任酷热喧嚣，心头一片清静。



# 让学生爱上我的“秘密武器”

| 黄颂兰



那是一个平淡如水的午后，我迈着轻快的步伐走进教室，准备开启下午的知识之旅。阳光透过窗户，像顽皮的孩子一样跳到了讲台上，照亮了那包葡萄干，把它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琥珀色奇迹。这包葡萄干是我的秘密武器，结果它意外地成了我和学生关系大逆袭的神秘道具。

记得刚接手这个班时，教室里弥漫着一种让人想打哈欠的气氛。学生们都低着头，像小鸡啄米一样机械地记着笔记，眼神里充满了“我恨学习”的信号。我站在讲台上，看着他们那副“生无可恋”的样子，心里不禁泛起一丝“我是谁，我在哪里，我在做什么”的疑惑。这些小家伙，本应是活力四射的年纪，却因为沉重的学业，把对知识的渴望给压箱底了。

那天下午的语文课，我正讲到《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进大观园，当我形容她第一次品尝葡萄干时的惊喜时，发现学生们脸上写满了“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的困惑。于是我灵机一动，拿出了我的秘密武器。

“各位小宝贝们，这玩意儿叫葡萄干。”我一边分发一边说，“来，尝尝看，体验一下刘姥姥的心路历程。”

教室里突然安静得只能听到葡萄干掉地上的声音，学生们小心翼翼地拿起葡萄干，放入口中。然后，我听到了史上最可爱的评论：“原来葡萄干是甜的，还有点酸！”“它真的阳光的味道，难道是因为它被晒过？”就在这时，角落里的小林，那个平时像独行侠一样的孩子，突然说：“老师，我觉得葡萄干就像时间的小魔术

师，把夏天的阳光都藏进了小小的身体里。”这让我心头一震，马上抓住机会，引导大家讨论“时间的魔法”这个话题。

课堂气氛顿时像是被施了魔法一样活跃起来，学生们开始纷纷发表高见。有的说葡萄干让他想起了奶奶家的柿饼，有的说这让他明白了为什么古人会把干果当宝贝。不知不觉中，我们不仅探讨了课文，还涉及了传统文化、生活智慧等话题。

从那天起，我发现学生们看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原来你也可以这么有趣”。课间，他们会跑来和我分享他们的奇思妙想；作文里，多了许多有血有肉的生活感悟；甚至有些学生课后会留下来，和我继续探讨课堂上的话题。那包葡萄干，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我们心灵的大门。

这让我领悟到，教育不仅仅是把知识从脑袋里倒来倒去，而是心与心的美好碰撞。有时候，只需要一包不那么高冷的葡萄干，或者一个接地气的的小细节，就能搭起师生间理解的桥梁。当我们用真诚去触动学生的心弦，用智慧去点燃他们的求知火苗，教育就会变成一场精彩的演出。

如今，我的口袋里总是鼓鼓囊囊的，装满了各式各样的小零食。它们不仅是教学的小助手，更是连接我们师生情感的纽带。每当看到学生们眼中闪烁的好奇与热情，我就知道，教育的真谛就在那一点点甜蜜与惊喜之中。

# 历史的回声

| 姚添丁

爱默生说，文化开启了对美的感知。纵观人类历史行走轨迹，我们能够发现，文化折射出一代又一代人对于真善美的热切向往和追求，文化大师们不仅擅长用理论思维，创造和丰富对现实世界的强烈感知；而且善于用他们独特的文化实践，验证和呼应对未来人生的深情叩问。

人类发展进化历史，离不开文化点缀，无论历史几度更迭，无论思想如何变化，文化和文化人都是人类社会群体特别值得珍视和呵护的存在，他们就这样渗进我们日常的点点滴滴，人类社会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留下了文化的深刻印记，无不沾染了文化人的浓厚气息。人类走到二十一世纪，比起过往任何文化动荡，以及文化人的飘零，我们还能端坐于安静舒适书房，能够徜徉于别样秀美景致，自觉从容独享人生之境从境界，就这点来说，我们也确实确实比二十世纪的文化大师们幸运多了，幸福多了。

那么“历史”又是什么呢？雨果这样理解：“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岳南的《南渡北

归》，作为首部全景再现中国最后一批大师群体命运变迁的史诗巨著，全集中描绘抗日战争时期流亡西南知识分子与民族精英的命运和学术追求。《南渡北归》堪称文化历史书写大手笔，整部作品涉及人物几乎囊括二十世纪人文科学领域的大师级人物，如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梅贻琦、陈寅恪、钱锺书、林徽因、叶企孙等。从《南渡》到《北归》，最后到《离别》，岳南着重将笔墨放在对知识分子群体性命运的多元描述和反复追问上，尤其是对各种因缘际会和埋藏于历史深处的人事纠葛、爱恨情仇都进行创造性全景式解读，为我们客观展示了知识分子荡气回肠的生命和生存、人生和人性、文心和文化的恢宏史诗般画卷。

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将“文化”定义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从《南渡北归》走出去的那些文化大师们，他们的高贵之处在于牢牢坚守住灵魂的圣洁，恪守住心灵的独立，信守住文化的初衷，于是任由外界

发生多大改变，他们每个人都有个学术的高耸坐标，一颗爱国的美好心灵，一座自由的璀璨灯塔，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切，他们可以做到无惧风雨，无问西东，只问向前，传承美好，这种文化美好的终极性指向，就是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文化大师们用他们那看似柔弱的双肩，从容自信跨过千山和万水，扛起延续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火种，这是无私而无畏的伟大民族文化情怀，我们从这些文化大师们身上看到他们对于文化的执着守护，对于精神的倍加呵护，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满满都是无限的文化感动和心灵触动。

历史慷慨馈赠我们的，不只是掩卷后的沉思，也不只是咀嚼后的厚重，更多的还是过滤后的惊喜和回味后的余甘。《南渡北归》在为我们尽可能翔实地展现文化大师多样命运起伏的同时，也无意中提出一个无论哪个时代都有可能遭遇到的课题：在社会充满剧烈变革的大环境下，文化大师又该如何去面对和适应？文化本身又如何在复杂多变氛围中蜕变生长？《南渡北归》还只是为我们任意截取某个时间和空间点的文

化大师的命运与学术抉择，但是却带有普遍意义上的积极意义。大师们不仅在动荡不安之中锤炼了坚强心智，更在飘摇不定之中锻炼了顽强精神，同时也在思索行进之中磨炼了健康躯体，最终使得每个人的有形躯体和无形精神，都自然而然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和民族的维度。因此也可以这样说，是那个时代成就了这些大师们，这些大师们反过来也照亮了那个时代，时代与大师之所以天衣无缝地组合在一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根本源泉动力就是中华民族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聆听历史回声，我们终于明白了，其实“南渡”和“北归”之间，表面看只是空间的变化转换，实际上是成功演绎了一次生动的文化大迁移，让不同文化大师、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想认识、不同流派观念，统统汇聚起来并互相呼应、渗入、冲撞、博弈和融合，此消彼长，相得益彰，文化的可爱可敬和文化人的丰富丰满，得以重新构建和完善，顺利地完成了一次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洗礼和大师新生。这样的文化和大师迁徙，也是足可以骄傲载入现代文化史册之中。



## 母亲的笋咸

| 邱宗楹

每年春笋冒尖的时节，我总会想起母亲的笋咸。

清明前后，老家竹林的泥土里，便钻出些尖尖的笋儿，先是怯生生，之后便争先恐后，破土而出。村人便锄上山，挖掘那地下的珍饈。我幼时也常常随去，见那笋初露头角，挖出却有尺余长，裹着黄褐色的外衣，沾着湿润的泥土，很有些出土文物的模样。

母亲做笋咸的手艺，在村中数一数二。她先将新挖的笋剥壳，露出雪白的笋肉，洗净后切成条状。那刀在她手中十分灵巧，切出的笋条长短粗细相差无几。切好的笋条放入木槿中，撒上盐，倒入少许清水，然后压上木板，再压以石块。我蹲在旁边看，只见那笋条在重压之下，渐渐渗出汁水来，与盐相融，成了咸鲜的笋汤。

三五日之后，母亲便将那半腌过的笋条取出，摊在竹匾上晾晒。闽中的春日阳光不甚烈，晒出的笋条只半干，却已有了韧劲。此时，母亲会小心地将木槿底部的笋汤舀出，盛在塑料盆中备用。我少时不解其意，问她为何留这咸汤，她微微一笑说：“这是笋的魂魄，不可丢了。”

煮笋咸需两遍。头一遍，母亲将那半干的笋条倒入铁锅，不加一滴水，只倾入先前留存的笋汤。灶下柴火噼啪，锅中笋汤咕嘟，不多时便满屋飘着咸香。我坐在灶前添柴，看那笋条在汤中翻滚，渐渐由白转黄，由脆变韧。煮够一个时辰，再取出晾晒。第二遍如法炮制，仍是原汤煮原笋，只是火候略减，时间略短。如此两煮两晒，笋咸方成。

母亲做的笋咸脆而不硬，咸中带甜香，嚼在口中竟有鲜笋的余韵。小时候，我在镇里上初中与到县城上高中，都是在校寄宿，买不起食堂的青菜，便每周带一罐笋咸佐餐。同窗见我顿顿食此，多有怜悯之色，殊不知我其实喜欢吃笋咸。那笋咸配白米饭，我却能吃出肉味来。若在笋咸里加上山柃油，那味道更美。

后来我因求学与工作，长期离开了家乡。母亲曾几次寄笋咸来，包裹层层叠叠，防其漏味。我开封时，那咸香便破纸而出，引得邻舍探头。可邮路迢迢，寄送十分不便。我便不让母亲再寄。

如今，城里超市或菜摊，亦有笋咸出售，包装精美，价格不菲。我买来尝之，却总觉得少了什么。也许是少了那木槿的杉木香味，也许是少了柴火的烟火气，也许是少了母亲留笋汤时的那份讲究。

前些天与乡人通话，言及春笋又发，村人纷纷上山。我问：“还有人做笋咸吗？”对方笑道：“如今谁还费这事？超市买一包便是。”我默然。想来母亲制作笋咸的手艺，怕是要随她那一代人去了。现代人讲究效率，两煮两晒的繁复，留汤重用的执着，自然被视为“费劲”。其实，那缺失的工序里，正藏着味道的魂魄。

昨夜梦回老宅，见母亲在灶前煮笋，火光映着她斑白的鬓角。我欲走近母亲，却惊醒在城市的钢筋匣子中。窗外春雨淅沥，恍惚间似有笋尖破土之声。说来见笑，人生百味，我最难忘的竟是母亲笋咸之味。



## 顺济桥遗址

| 刘衍

流水过断桥，一只白鹭留下孤鸣  
八百多年了，月亮照下的往昔  
残缺之美有哲学的思想  
当我的眼神攀爬桥面  
遮挡的惬意，你有你的宁静  
我有我的赞美，从不张扬

倒下去的脊梁，是站立起来的辉煌  
那些碾压出的裂痕，终难掩盖  
那些磨成光的记忆，天后宫的召唤  
总是在眼瞬间，泛起一阵阵波澜

无论夜晚怎样深沉，只有水声  
将我的影子在水里慢慢洗漆  
桥梁面临一次次生机  
重塑梵音，驾驭的呼吸  
吐纳月色，是存在的全部意义